

一個飄泊著

徐培仁著

獨流社出版

三民公司發行

1 9 2 9

一個飄泊者

徐培仁著

獨流社出版

三民公司發行

1929

作者的話

我希望世界上沒有這樣一回事。

這十餘節斷片的手記，是我歷年來的夢與幻想的結晶，隨手寫來，並算不得配稱什麼出而問世的著作，不過覺得這裏邊有些離奇別緻，故不惜犧牲了一月多的功夫，將它記下，聊作自己的紀念品。

讀者們：你們未買此書的，最好不要買；已買此書的，最好不要看；不幸看過了，還希即時摔在地下。這裏面沒有戀愛，沒有革命，沒有美麗的言辭，也沒

有誘惑的魔力；所表現的，儘是些平凡話，是充滿了
詭譎，悲憤，墮落，懺悔的話。

人生大半的幸福，是從信仰心上得來的，有了信仰——無論什麼信仰都好——便可由命運支配，即就窮苦潦倒，也可自慰自勵，歡樂的過度一生。此地所寫的是個沒有信仰——其實沒有事情能使他信仰——的人，是個孤獨不善交際的人，所以，書中的主人顧子橋，在現代的社會上，永無立腳的地位。他所有的，祇有一點真的本領，一副真的面具，因此，他挨不進這應機善變，聰敏伶俐的人間。加之得不到適當的性的安慰；結果發生了一場大悲劇。

最後，我要申明一句：我作完了這書後，始知道蔣光慈先生也有一本『少年飄泊者』出版，幸該書中的內容尚未拜讀過，故題目雖有些相仿，亦仍祇得照舊了。

一九二八，八，廿八，上海。

飄泊者顧子橋的手記

一

在慢性的自殺中，我殘延着二十餘年的生命。

世間說是殘酷，裏面卻含着仁愛；人類說是猶惡，有時也存着同情。然而，這狹小的仁愛與同情，便是人生所受的痛苦的源泉。我一顧子橋一生來也有紅潤的皮膚，也有英雄的氣概，而且也是富於熱烈的

情感者；但是，經過了時日的摧磨，與人世的譏罵，結果熱情冰消，雄偉的軀幹，變得像憔悴的骷髏。我的胸上彷彿有塊千斤大石在重壓着，欲呼不能，欲喊不得，我的生命與靈魂，就這樣在深沉的地窖中埋沒了。

慧音，你是慈悲的救主，拯救了我的已死亡的生命和靈魂，背去了我的胸上的千斤大石，使我在囚牢中，仍能恢復自由，重見天日。啊，我怎麼可以不來感謝你呢！然而，因為有你的仁愛與同情，把我的生命的死灰重燃起來，於是我的一口呻吟的氣連續着不絕，一種愛生惡死之念，猶豫不決。在這個當兒你溜走了，你隱沒了，你從此不會見到我了！但我在未死以前，總還是再見你一面，來表白我的注定的命運，與心中鬱積的哀怨。

自從認識了你以後，我見了你的丈夫，心裏遂不由得指使的妒忌他來。他是個暴漢，是個庸夫，你要他幹什麼呢？你為何要他呢？這個悶葫蘆，無時無刻不掛在我心頭。

二

差不多是去年二月間的事情吧？那些惡獸，那些畜生，在我們的C街上打起來了。那時我還在B校教書，自得了這個消息之後，我便和我的老母躲在一間三層樓上的房間裏不敢出門。終日終夜只聽得連續不斷的砲聲，但是我們都是死後的活鬼，有什麼生命可擔憂呢？因此我鎮定着心神，依舊提起筆來接下一譯我一本未完成的悲劇。

這樣的驚嚇經過了幾天也成習慣了，砲聲也聽

慣了，穿灰色的，穿黃色的畜生也看慣了。那知不到三天，有一批戰敗的畜生，乘着臨走的餘威，大加搶掠，竟然尋覓地放起火來。這一來卻了不得，連 C 街的人都被驚動起：我們的房東也背着小孩子，提着白包裹，拉長着面孔，呆定了雙眼，倉皇失措地避到租界裏去了，我們的校長，雖說她是寄居在租界中的外國人，雖說她自己曾承認是上帝的兒女，到了生命危險的時候，也忽忽忙忙的收拾起箱子，一溜煙逃到畜生窠裏的所謂 Nary Y. M. C. A. 去了。偌大的學校祇剩得校役兩人，繁華的 C 街只留下我們母子兩人。因為我們是飄泊者，我們是人類的零餘者，我們是無家可歸者。我們母子見了這種殺戮的慘景，也祇得從三層樓上跑到底下的廚房間的一角，縮攏在一塊，坐以待斃。我的白髮的老母，身上不住的顫抖，眼中不停的流淚，恐怕我要被這些毒蛇殺死。我雖知道在苦痛尚未嘗完以前，死神永不會光臨我們身上，然而，卻也不願白白地死在畜生手中。最後連那兩個管弄堂的夫婦也推我們走了。我的兩眼花了，只見一隊一隊的逃難者，頭上蓋着一條白氈，手裏提着一個包裹，

千衆一律的，好像背後有洪水猛獸追逐的，兩腳當一步的向租界飛奔去了。我在弄堂口鉄門的篷中，忽然看見一個B校的女生，她唏噓着連話也說不出了，口中含糊不清的道，“顧先生，你……你……你還不走嗎？我們的家已經付之一炬了！”她的蒼白的兩頰，掛着幾點未乾的淚痕，似乎已臨到人生的末路。我被她這一說，不禁寒了我的冒死的勇氣，走向原址，取了一隻破舊的衣箱，挾了一篇未完成的譯稿，和我母親兩人，從那森嚴陰霾的C街走向刺刀閃爍的租界。然而，我們一走到歧途，便發生了問題：“我們到那裏去好呢？住旅館吧，我們沒有錢；去朋友親戚家裏吧，我們是離鄉背井的遠客，並無熟識的人。”最後祇得決定了暫時到B校去躲一時再說。

我拖着沉重的兩腳。蹣跚的踏進校門，把一隻箱子放在禮拜堂裏，一面坐在那條長凳上。我取出一條已經被汗浸濕了的手帕來拭額上薰騰的熱汗；一面指着壁上掛着的威嚴的耶穌畫像，說道，“上帝的兒子，聽着！如果你是萬能的話，那麼速去肅清那些毒蛇猛獸；如果你是慈悲的話，也要請你將我們的殘軀

立刻化作了灰塵，吹到世外桃源裏去……”我正在這樣自言自語的時候，跑進了一個很忠誠的僕役：他拿了兩杯茶給我們，隨口問道，“顧先生要避到此地來嗎？外國人都一概逃走了，”他覺得很是奇怪。卻想不到我是個比他還不如的人。我裝着笑容對他說，“我們都是沒有家的。”他皺了皺眉彷彿極了解我的話。

這齣殺人的把戲，演了一個多禮拜總算演完了。慧音，那時你正與房東爲難，對我說要搬到對面亭子間裏去，但我的神經被這種驚嚇所混亂了，竟忘記了你的行踪，而且你所住的那間房子，我也記不清了。

三

慧音，有一天晚上，彷彿六點多鐘了，我單自靠在街堂口，望着那被煙霧所籠罩的天空，想着我孤苦零仃，老年飄泊的母親——那時她已回到鄉間去了。在矇矓恍惚的月光與電燈光下，我看見一個模糊的黑影。雖則漸走漸近的了，因為我是近視眼，還辨不出是誰，直等到聽得“顧先生”一聲，我纔大悟是你。慧音，你的滿口純熟的上海話，你的滿頰熱切誠懇的表情，你的嬌羞的態度，你的率真的言語……啊啊，

我又想起三個月前我得病時，你在我床前服侍我的情形了！這怎麼能使我忘記呢？而況那時我們還是不相識的鄰舍啊！當我的生命正在危急的一晚，我流着最後的幾滴眼淚，倒在一張未掛帳子的棕板牀上呻吟着不絕。那個肥胖而帶矮短的房東，臉和嘴都嚇得由青變白，我雖則身上的熱燒得像崩裂的火山口，四肢掙扎着像綁上斷頭台，卻仍能聽得出房東在樓梯頭操着你們K省的土音說：“恐怕要死呢！”我當時聽了，不特沒有絲毫恐怖，而且臉上還露出一陣微笑，微笑着房東不知道我的命運。我是骸骨中的死屍，我是羣鬼中的生人，我沒有福氣上見閻王，我沒有特權進入陰府，我所有的便是這床上的一幕。我那裏還有死的希望？我一聽到她的“恐怕要死呢”的一句，我的心腸，我的肺腑，有如亂麻緊絞，荊棘刺迫一樣的難堪，雖則她所說的盡是空話。

慧音，你……你雖則和我是不相識的，卻背了救人的十字架，拿了些藥從樓下飛奔上來。你在你丈夫當面爲我——這個素來不認識的男子——煎藥，爲我整理房間，爲我摺被，爲我拿枕頭放到我的頭下…

你或許要想“像這樣服侍一個不認識的男子，無論如何總能得到他的一點報酬了，即或得不到一點報酬，自己也能得到‘爲善最樂’的安慰了”。卻不知他不特對於你無絲毫的獎賞，無微薄的恩情，而且更要發起野向你撲過來了，這是因爲你要這樣真心的厚待他。我的心腸是毒的，毒如蝎子之尾巴，我的五臟是黑的，黑如蟾蜍之雙眼；我心中的妒忌，憤怒，哀怨，嫌憎……都像戈壁中被颶風捲起的黃沙，盤旋在蒼空不停。因爲自那一天起我便愛上了你了。愛，便是刼奪。

慧音，在這樣寂寞幽靜的黃昏中，我竟在這弄堂路口會見你。我聽了你喊“顧先生”的一聲，我的一種驚奇，悲哀，歡樂的情緒，忽然湧上我的心頭，同時也不知怎樣開口問你了。我祇呆呆地注視着你的疲勞的態度，我祇默默地會意着你手裏所提的包裹的來源。你呢，只握住了我的雙手，低着頭一言不語，最後還是我先開口：“請到我那邊去坐一下吧！”啊，慧音，這是我們自相識後第一次的談話；不過，當我在病中時，我們雖未開口，各人心中也早就暗暗地互相領會

了。

在這昏黑空虛的房中，在這微弱隱約的燈下，你將白包放在我的箱子上，隨即將藤椅移近坐在我的身傍，你的唏噓不斷的喘氣，更顯出你是跋涉長途的難民，更見得你是命途多舛的怨女。我不覺一片心酸；同時你的兩行熱淚，竟由頰上直墮衣襟。你張開你的雙臂，我乘勢給你緊緊地抱住了，我在你頸上接了個長吻，啊，我於今領會到戀愛的苦味了，我享受到靈魂的安慰了。你的忸怩嬌柔的態度，還似一個未見過男子面的處女，只是低下了頭，連綿不絕地說着：

“子橋兄，自戰事發生以後，我們就不見面了。你知道我心中思念你，憂慮你的深切嗎？因為不願再見這怪癖的房東和那卑賤凶惡的娘姨，所以你處我不便再來。但我常喊我的姊姊的小孩子候在你的門口，意思想見見你，使你到我處來，然而事不湊巧，終沒有見你的機會。你也或許是生氣了，差不多有一個月不上我家。

“有一天午後，記得是雨天，我正買物回來，見你

正從學校歸家，我叫你一聲，因距離太遠的緣故，你未聽見，隨即進去了。我想你定必要再出來的，便在弄堂口伺候着，不料等了半日，那時雨越下越大，我全身的衣服都被雨淋濕了，還不見你的形影，我很懊喪地走回家中，寫好一張字條叫孩子送上，誰知連門也無人開，大概是房東故意拒絕，不許他進來吧。聽管弄堂的說你未曾逃避，——雖則目下已經太平無事——我只要一想到你在這孤屋中伶仃的景況，也仍不免要毛骨悚然，發怔起來，萬一你犧牲——只能說斷送——了生命，又何值得一說？然而我仔細一想，更使我有不勝之難堪：你不是離鄉背井，無處可躲避嗎？你不是受經濟壓迫，沒有逃的能力的嗎？今天，今天我能再見你的面，這是我一生中所說不出的慶幸和欣慰啊！

“說起了經濟，說起了那可怕的經濟，便可立刻引起了無限的創痛。我的生命，我的幸福，也就是被這兩字摧殘的結果：

“『七年前——一九二十年——我也是你現在所教的B校的學生，那時你還沒有來，自然你不知道我

的。在B校讀了兩年的書，我就去學習看護，學了兩年，即在醫院內實習看護職務，而且我曾經親手服侍你過，子橋，你還記得嗎？你那時患的是熱症，你住的是F醫院第十八號房間。我來F醫院已有半年了，但在這半年間，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患重症的病人。

“有一天午後，約莫兩點鐘時，你的體溫，差不多達到攝氏表四十度左右了。你的臉色慘白如紙，你的額角酷熱如火；在這樣萬分危急的時候，我還不見有個人來望望你。你，我心中在想着，大概是飄流的滄海客吧。你的神經十分錯亂：始則哈哈大笑，繼又嗚咽流淚，你並不像病人，你似乎是個瘋狂者。你的病似非良醫所能診斷，你的呻吟似非良藥所能救治，這使我倉皇失措了，這使我束手無策了。啊啊，你的病便是我的象徵。子橋，你的顛顛倒倒像喝酒醉的狀態，不是精神受創，靈魂不安的表現嗎？我是經驗過的呀！而且現在還是這樣。我是了解你的；我深知你內心的隱痛與肉體上的苦刑。我的服侍你，是我作看護婦的責任，那能說得上是恩情呢？我的憐憫便是我的罪惡的盡彰。我不能拿處女的心來安慰你，因為我

已經有了丈夫了。然而，子橋，你要千萬恕我這殘忍的惡性；我，簡直無條件的，不知不覺的愛上了你了。那時候我自然未形之於外，所以我的態度是你所看不出的，而況在這昏沈的病中，這三四年的功夫，諒你腦中總無我的絲毫印象吧，但我那能忘了你的一種雄偉壯美的容顏呢？

“我父母祇生我一個女兒，非常鍾愛，當父親去世的時候，我也分得五六千塊錢父親的遺產的，後來寄母再三來合會，說交會是最好的。不上三四年你五千元就可變成一萬元，我於是也附了一甲會——俗叫搖會，每年兩卸，每卸交五百元，可收足五千元，外加利息。你懂得嗎？不幸輪到我收末會的那天，會主與會友們都一溜煙遁影匿跡，一個也不見了。我受了這場大騙，頓時昏厥過去，不知經過了幾許時候，經母親的求天拜地請醫生，我纔覺得有些清醒。但我還是如醉如狂，廢寢忘食，那時我是B校裏的二年級生，從此以後，書中的一切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我自己分配好的生活費學膳費也沒有了。我的青春年